

世界文學全集 13

兒子們

賽珍珠 著





工業學院圖書館
藏書章

賽珍珠著

兒子們

——遠景精選版——

兒 子 們

世界文學全集 R ⑬

著 者	賽 珍	珠
編 選 者	遠 景	編 輯 部
發 行 人	沈 登	恩
出 版 者	遠 景 出 版 事 業 公 司	
	台 北 郵 局 36 — 575 號 信 箱	
	郵 撥：1 0 2 2 2 1	
發 行 所	遠 景 出 版 事 業 公 司	
	台 北 市 光 復 南 路 260 巷 51-2 號	
	電 話：7 1 1 — 7 8 7 1	
門 市 部	台 北 市 新 生 南 路 三 段 92 號	
	電 話：3 9 4 — 1 9 6 0	
印 刷 所	優 文 印 刷 廠	
	台 北 市 興 寧 街 2 4 — 9 號	
定 價	新 台 幣 75 元	港 幣 12 元
初 版	中 華 民 國 67 年 5 月	
再 版	中 華 民 國 70 年 12 月	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

有 版 權 • 翻 印 必 究

「世界文學全集」出版緣起

· 遠景 ·

一開始，文學便以大江注海之勢，流入了生民的命脈裡。一篇作品一個里程，一部書一個高峯，知識的原野在那裏拓展成豐碩的文明。

改革、革命、烽火戰亂，人類在其意志的伸張與扭曲中，建立了文明——而真正使文明茁壯的，却是和平的土壤。

因此，就如同和平是一樁心願一樣，我們選編「世界文學全集」也是這樣的一樁心願。

古人說：「溫故知新」，這樁心願使得我們在讀完「青楓蒲上不勝愁」以及在斤斤計較了知識人的種種偏執之後，懂得如何去回頭，去環顧四周，更而着手去整理這套「世界文學全集」。選編這套書的過程，如見百花爭妍——我們時而勉為其難、時而深感情不可却，而大部份時候，我們的態度是義不容辭的。

它使我們學那星子般的，用力、閃爍、發亮。它更使我們似花朵一樣，盡心、開放、吐芬芳。

願「世界文學全集」這一個回顧的工作，能有拋磚引玉的作用，帶來更為遼闊的遠景。

——一九七八年三月十日

1

王龍的死

垂死的王龍。他躺在那又小又暗的土房子裏，房子的四周就是他的田。他這房間就是他年輕時所住的房間；他睡的牀也就是他結婚那一夜所睡的牀。這房間甚至不及城裏那大房子裏的一間廚房那樣大。城裏那所大房子原來也是他的，但現在却讓給他的兒孫們住着。可是他很甘願死在這裏——死在他自己的田地之間，死在他父親的老宅子裏，死在這祇有着粗劣的桌檯的房間裏，死在藍布的帳幕下——既然他必得死。

王龍知道他自己快要死了，張眼望着站在他牀邊的兩個兒子，他明知道他們正在等着他斷氣而他也的確快要斷氣了。他們從城裏請了有名的醫生來，這些醫生帶着他們的針和草藥。他們按他的脈，看他的舌苔，看了許多時候。到最後，醫生把藥料收起，對他們說道：

『病者的壽數到了，這是人力所難以挽回的。』

於是王龍聽到他的二個兒子低聲耳語，他們是特地住到這土房子裏來等待送他的終的。他們以為那老人已經沉沉睡去，可是那病者却聽到他們互相嚴重地說道：

『我們必得去叫他的另外一個兒子——也就是我們的兄弟來才好。』

第二個兒子又答道：『不錯，我們必得立刻去叫他來。他跟着那位將軍，現在正不知漂泊在什麼地方呢。』

聽見了這些話以後，王龍知道他們已經在準備他的後事了。

他的床邊放着一口棺材，這是兒子們買了來，爲要使他安心而放在他那裏的。這是一具用楠木製成的很大的棺材，放在這房裏，佔據了許多地位，使進來的人必須繞道而過。並且必須把手按在上面。這具材約值六百塊錢。雖然王二是一個很吝嗇的人，到了手的錢不大輕易再出去，但是對於這口材他却一點都不嫌太貴。不，其他的兒子們也一點都不嫌貴。王龍對於這具材覺得非常滿意，他每逢精神好一點的時候，便伸出那懦弱無力而枯黃的手來撫摸那口漆得光光的棺材。材裏另外還有一具套材，（即一棺一槨——譯者）裏面光得如同黃緞一樣。兩棺非常配合，正像一個人的靈魂和肉體一樣。這實在是一口隨便什麼人見了都會覺得滿意的棺材。

可是儘管這樣，王龍却並不像他的老父那樣一下子能死去。他的魂靈幾次準備脫離軀壳，但是每次，他那強壯有力的老軀壳却總不肯給魂靈所拋棄。在這兩者之間開始鬭爭的時候，王龍覺得他的內臟好像起了戰事一樣，心裏大爲吃驚。他一向是一個視肉體重於靈魂的人，也是一個強壯而快活的人，因此他不能輕易讓他的肉體死去，當他覺得他的靈魂在偷偷地溜走的時候，他心裏害怕起來，便用一種粗啞的喘氣聲音號哭起來，無言無語地像一個小孩一般地號哭着。

他那年輕的妾梨花日夜坐在他身邊，每逢見他這樣號哭的時候，就伸出她的嫩手來握住他的老手，並且撫摸着。他的兩個兒子也趕忙跑過來安慰他，告訴他他們將給他什麼葬禮，他們一遍一遍地告訴他：他們打算怎樣安排。大兒子彎下他那魁梧渾身穿着綢緞的身子，俯在那衰老而瘦小的垂死者的面龐上，大聲對着他的耳朵叫道：

『我們要排起三里長的儀仗來，我們大家都爲你哀痛，你的姨太太爲你啼哭，你的兒子和孫子都披麻帶孝，還有全村的人和你所有的佃戶，也都參加，你的魂轎走在前面，畫家給你畫的那張照片就

• 們子兒 •

放在裏面，魂轎後面就是你那具偉大的棺材，我們爲你製好了新的袍子，你穿了躺在裏面就像一個皇帝一樣。我們還租了繡得金碧輝煌的材罩，覆在你的棺材上面，抬過各街各巷的時候，使全城的人都看得見！」

他這樣大聲喊叫，喊得面目通紅，氣也透不過來，因爲他是一個很胖的人。當他直起身子使呼吸流暢一點的時候，王龍的第二個兒子便接下去說。他是一個面黃肌瘦而狡猾的人，他的聲音從鼻子裏送出來，又尖又小；他說道：

「還有和尚來唸經送你到西天去，還有特地雇來爲你哭喪的人，還有穿了紅袍黃袍的，把我們爲你預備作陰間用的東西抬了在街上跑。我們有兩所用紙頭和蘆桿糊成的房子，放在大廳裏，其中一所就像這一所一樣，其餘一所像城裏的那所大房子。裏面傢具齊全，還有許多當差和僕役。另外還有一頂轎子和一匹馬，以及所有你所需要的東西。這些東西都是用各色的花紙精製起來的，我們把這些東西拿到你墳邊焚化以後，送到天上，我敢擔保陰間再沒有一個鬼能像你這樣的豪富了。這些東西也和轎子一起叫人抬着在街上跑，讓大家看見，我們真希望那一天能是一個好日子哩！」

於是那老人高興極了喘着氣說道：

「我想——全城的人——都會看見了！」

「自然全城的人！」大兒子高聲說道，他伸出他那又大又軟又白的手做了一個大姿勢。「每條街上的兩邊都站滿了來看出喪的人，自從，自從黃府衰敗到現在，從不會有過這樣大的喪禮。」

「啊——」王龍說道，他心裏非常快樂，忘記了自己是一個垂死的人。於是又睡着了。

可是這一點內心的滿意終於不能維持長久，等到第六天的清早，時候終於到了。兩個兒子已經等得非常氣悶，因爲他們過不慣這所土房子裏的簡陋生活，他們自從幼年時候離開這房子以後就從來沒

有回來住過。父親拖延不死，使他們等得精疲力盡，都到小內院裏去睡覺。這本是那老人壯年時把荷花娶進來的時候所建築的房子。在上一天晚上，他們對梨花說，倘使父親有什麼變化，可以進去叫他們，於是他們便去休息了。王大所睡的牀，就是當年王龍一度認為最上等的牀，也就是他所最心愛的牀；可是現在王大躺在上面，却覺得滿不舒服，因為那張牀硬得很，而且因為年久的緣故，搖動不穩，他又覺得春天在這房間裏住太悶太黑，滿不舒服。可是一躺下去以後，他便立刻昏沉沉的鼾睡去了，呼吸幾乎也在他那粗大的喉頭隔住了。至於王二呢，躺在靠近牆邊的一張竹榻上，他好像貓兒一般，睡得又輕又軟。

梨花却完全沒有睡。她生性僻靜，就那樣靜靜地通夜坐着，一動也不動地坐在一張小竹櫬上；那張竹櫬非常低，因此她坐在牀邊，把臉偎着老人的臉，又把那老人枯老的手掌握在她自己柔軟的手掌裏。她年紀很輕，簡直可以做王龍的女兒，可是她的態度看去却並不年輕，因為她的臉上有那奇異的忍耐的神氣，做起事來總是很耐性，一無火氣，不像一個年輕的人。她就這樣坐在老人的旁邊，這老人對她非常慈愛，完全像她的父親一樣。她並不哭泣，一直望着他那垂死的臉。他睡着以後，靜得好像死去了的一樣。

突然，後半夜的黎明以前，王龍睜開了眼睛，覺得非常軟弱，似乎他的靈魂，已經離開了他的軀壳一樣。他微微滾動他的眼睛，看見梨花坐在那裏。他空虛異常，不禁心裏害怕起來，一口氣塞住了喉嚨，從他的牙齒縫裏抖動出來，他低聲說道：

「孩子——這就是——死嗎？」

梨花看見他這樣駭怕的神氣，便鎮定地用她原來的聲音響亮地喊道：

「不，不，老爺——你好些了，你是不會死的！」

「你——真的嗎？」他又低聲說道。她的自然的聲氣使他心安不少，便睜大了眼睛釘住她的臉望着。

梨花看出時候已到，覺得她的心突然跳得猛快起來。她站起來俯身向着他，同樣用她那種柔軟而自然的聲音說道：

「我可曾騙過你，老爺？你看，你的手既暖和，又有力——我想你——在逐漸好起來了。你好了，老爺！你不用害怕——不，什麼都不用害怕——你好起來了——你好起來了——」

她繼續撫慰他，一遍一遍地說他已經好得多，並且緊緊地暖暖地握住他的手，他躺着微笑着望着她。他的眼睛逐漸模糊起來，發起定來，他的兩唇也硬化起來，耳朵正用勁地想聽取她那固定而不變的語聲。於是她看出他真的快要死了，便俯身下去靠近他，抬高她的聲音，又響又清楚地喊道：

「你好起來了——你好起來了！你不會死，老爺——你不會死的！」

她這樣安慰他，可是他雖然聽見她的聲音而暫時提起精神，却終於死下來了。然而他仍舊不能平安地死去。不，雖然他安心地死去，但當他的靈魂快要脫身而去的時候，他窒息着的身體似乎因為暴怒而猛跳起來，他的兩臂兩足都不由自主地自揮自踢起來，那隻皮包骨的老手剛好向上抽動而着實地打着了俯身向他的梨花。它打了她一個滿臉，而且非常有力，使梨花痛得自己伸手撫摸起來，低聲說道：

「這是你給我的唯一打擊，老爺！」

可是老爺並不回答。她低頭一看，看見他斜躺着身子，正在她望他的時候，吐出了最後的一口氣，從此便不再動了。她將他的四肢放直，輕輕地細細地，替他把被頭蓋好。又用纖細的手指把他的眼睛閉上，微笑仍舊現在他的臉上，這就是他在聽見她說起不會死的時候所引起的笑渦。她凝視了好一

會。

一切做完以後，梨花知道她必須去叫他的兒子們來了。但是她重又在那張小竹櫈上坐了下來。她知道她必須立刻去叫他的兒子們來；但是她却拿起王龍那只剛才打過她的手，握住它，並且將頭伏在上面，在沒有別人的時候，靜靜地落了幾點眼淚。她有着一顆奇異的心——天生是悲哀的心，却不能像別的女子一樣大聲的啼哭一番來發洩她內心的悲哀，因為她的眼淚從來也不能使她得到一點安慰的……因此她坐不了多少時候，便立起身來叫那兩個兒子去了。她說道：

「你們不必忙，因為他已經死了。」

可是兒子們聽了她話以後却仍舊着忙起來。他們趕出房門，王大一身衣服很縳，頭髮蓬鬆，他們立刻奔到他們父親那裏，王龍躺在那裏，正是梨花替他放好的那副樣子，兩個兒子睜大了眼睛望着他，好像他們從前從來沒有見過他一樣。他們現在好像有些怕他的樣子，於是王大用很低的聲音，似乎房間裏還有別個陌生人一樣的說道：

「他死得舒服嗎？」

梨花用她那安靜的態度回答道：

「他死的時候還不知道他是死呢。」

於是王二說道：

「他現在躺在那裏好像並沒有死，像睡着了的一樣。」

兩個兒子對他們的父親看了一會，心裏似乎充滿了一種模糊而紛亂的恐懼，因為那老人一動不動的躺在那裏，覺得非常可怕。這時候，梨花看出了他們的恐懼，便溫和地說道：

「還有許多事情要爲他做呢。」

於是兩個人便開始動作起來，想起了生前的事，他們心裏都覺得很高興，王大急忙把他的袍子扯挺，用手摸摸自己的臉，啞聲說道：

『真的，真的，我們應該準備他的後事了。』他們急急忙忙地走了出去，心裏覺得很高興，因為他們可以離開他們父親死去時的那間屋子了。

2

王龍的喪儀

當王龍死去以前的某一天，他曾經吩咐過他的兒子們說：他的屍體放入棺木以後，必須留在那間土房子裏直到落葬的那一天爲止。可是到了預備喪事的時候，他的兒子們發覺要從城裏那所房子裏跑來跑去，實在是一件非常不便的事。並且當他們想到在落葬以前必須守四十九天孝的時候，他們覺得要服從那現在已經死去了的父親，實在是一件不可能的事。並且，要遵守這遺囑的確在各方面使他們覺得爲難；因爲從廟裏來的那些祭僧們囑咐着，說他們不願走這許多路來念經。甚至那些替王龍來穿着洗抹和封棺的人也都勒索加倍的酬勞，使王二聽了非常不樂。

於是，弟兄二個互相望着，又望望棺木，二人想到了同一件事——這死者已不再能說話了。他們便叫了人來，叫他們把王龍搬到他曾經住過的在城裏的那所大房子的庭院裏；雖然梨花阻止這件事，但是她不能說服他們。當她知道她所說的話無效時，便輕輕地說道：

『我想這可憐的呆子和我總不會再到城裏那所房子裏去了，但是如果他去，我們必得和他一同去。』於是她帶着這個呆子——就是王龍的大女兒，現在她已是一個成年的婦人了，但是她一生總同樣是一個愚孩子。她們跟隨在王龍棺木的後面，沿着鄉間的田岸行走，呆子邊走邊哭，因爲春天的天氣很是和暖，陽光明亮地照着。

這樣梨花便又到了她曾和王龍活着時同住過的那所庭院裏了。就在這所院子裏王龍有一天曾經看

中了她，當時他的血充滿而自由地流着，即使是在這樣的年紀，他在這所大屋子裏寂寞地過着。但是這院子現在是寂靜地，在這所大屋子每道門上的紅紙條都被撕去，以表示死神在此，並且在臨街的大門上還貼着白紙以表示喪事的記號。梨花便住着，睡在死者的旁邊。

一天，當她這樣陪着安睡在棺木中的王龍的時候，荷花的女僕走來告訴她說：我們太太也就是老爺的大姨太太，要到靈前來拜拜她那已死的丈夫，梨花須得恭敬地回答她。她祇得照着這樣做了。雖然她恨荷花，曾經一度做過她主人的人，但她仍舊立起身來，在棺木的四周把蠟燭照了一遍。

自從荷花知道了王龍所做的事，並且傳話允許不再看見梨花以後，這還是第一次看見梨花。她是非常的憤怒，因為她把自幼當作她婢女的孩子引進到自己的庭院中來了。她是這樣的妬憤，甚至不願知道梨花究竟還活着還是已經死去。但是實際上她很好奇，現在王龍已經死了，她和她的僕人杜鵑說道：「好，假使那個老人已經死了，她和我已不再有什麼可爭論的事，我願去看看她現在究竟怎樣了。」這樣充滿着好奇心，她便倚着婢女，步出了庭院，並且她還選擇一個時間，祭僧們還沒有來圍棺念經的時候。

她便跑到梨花等着的房間，帶着祭拜用的香燭，吩咐丫頭在棺木前點着了。但是當丫頭把這事做好以後，荷花却偷眼看看梨花，她目不轉睛的看看梨花究竟變得怎樣老了。是的，荷花雖然也穿着素鞋孝服，但她臉上並不悲傷，她向梨花嚷道：

「好，你還是和以前一樣的蒼白瘦小。我不知道老爺在那一點上看了你？」她覺得很是安心，因為梨花是這樣的瘦小而無色，毫無姿態之美。

梨花站在棺材旁，低着頭，靜靜地站着。但是她滿心深恨，甚至怕她自己，她自己想，即使那老姨太這樣，她仍可深惡痛絕她的。但是荷花並不是一個牢記往事的人，即使對於仇恨的事。所以她在

凝視了梨花一陣以後，便望着棺材低聲說道：

「我知道，幾位少爺在這上面一定化去了不少的銀子了！」於是她站起身來，摸摸那口材，不住的揣摩着它。

但是梨花忍不住她日夜守望着的東西這樣的任意給人撫弄。於是她突然高聲說：

「不要碰它！」說時她緊握着她的小拳放到她的胸口，把她的下唇咬住在牙齒間。

荷花聽到這話，笑着說：「什麼——你還是這樣的向着他？」她輕意地笑着，坐了一回，望着燃燭成灰。不久，她覺得一陣不耐煩，便起身走出庭院到別處去了。但是她好奇地向各處望着，看見那個可憐的啞女兒坐在那邊陽光下，她便叫道：

「什麼——這傢伙還活着麼？」

梨花這時跑去立在啞女兒的旁邊，心裏仍是充滿着深恨，以致她無法忍受。當荷花去了以後，她便去找了一塊布頭，在荷花摸過的棺木邊，再三的抹揩着。她給啞女兒一塊小小的甜餅，啞女兒高興地接着；因為她始終沒有料到，她便歡喜地吃着。於是梨花傷心地望了她一會，終於嘆息道：

「你是唯一剩下來待我最和氣的一個了。你沒有把我當作奴婢看待。」但是啞女兒仍是喫着她的餅，因為既不能說話，也不了解她對她說的什麼話。

梨花守待着直到舉殯。這些日子庭院裏總是非常的靜，除了祭僧們來唸經以外。因為就是王龍的兒子們沒有事也絕不走近他。他們都似乎覺得有些害怕，害怕這全屋子都充滿着死人的氣息。並且王龍既是這樣一個魁梧強壯的人，他的魂魄自然也不容易離開他。他們又因為這屋裏似乎充滿了新奇的聲響，更覺害怕。一到晚上，女傭人驚呼着說她們在牀上吹到了陰風，陰風還拖拉她們的頭髮；她們或是聽到壁上有害怕的震響，或是廚子手裏的鍋子給打翻了，或是婢女在侍候主人的時候，手裏的碗

被打碎了。

當兒子和媳婦們聽到了傭人們這樣說着的時候，他們都譏笑着他們的愚笨和無識。但是他們心裏也覺得有些不安。當荷花聽到了這些傳說的時候，她喊道：

「他始終是一個執拗的老人！」

但是杜鵑道：「讓一個死者得到他的路，太太，說他的好話直到他落葬爲止！」

祇有梨花並不害怕，現在她獨自和王龍住着正和他活着的時候一樣。祇有當黃衣的祭僧們來唸經時，她才立起身來跑到自己的房中，在那裏她坐着靜聽他們超薦和遲緩的鼓聲。

漸漸的，這死者的七個靈魂超度着，每隔七天，大和尚就到王龍的兒子那裏說道：

「另外又一個靈魂從他的軀壳中出去了。」每次他跑去這樣說着的時候，兒子們便拿些銀子酬勞他。

日子這樣過去，七個七天，舉殯的日子便到了。

現在全城的人都已经知道，算命的人已經把王龍這樣一個重要的人的喪事定在那一天。到了那天，那是正當一年中暮春初夏的時光，母親們催促她們的兒子趕快喫早飯，不要遲了來不及看出殯，農夫們整天停着工，商店的伙計和學徒們打算怎樣站着看出殯的行列經過。因爲在這全個城裏，每個人都知道王龍；如何他從前是一個窮人，和別人一樣耕着田的人，現在他又怎樣成了鉅富，給兒子們留下鉅大的產業。每個窮人都要看看這次出殯，因爲這是一件值得他們思考的事——像他們自己一樣窮苦的人，臨死却變得這樣豪富。至少這秘密是存在於每個窮人的心目中。每個富人也都要看看這光景，因爲他們知道王龍的兒子們很有錢，所以每個富翁都得對這老年的死者表示敬意。

但是在王龍自己的屋子裏，那天却充滿了人聲和紛擾，因爲要這樣偉大的喪儀排成秩序，實在不

是一件容易的事。王大既是一家之主，所以他什麼事都得管。他必須把全體過目，帶孝的人是否和他們的地位相稱，還要爲婦孺們雇轎子。他雖然忙，但一感到自己地位的重要，自然很是高興。每個人都來問他這樣那樣，他被攪擾得滿頭大汗，像大暑天一樣。他四下裏在轉望着的眼睛，忽然看見了靜站在一旁的王二，王二的冷靜激怒了王大直到心底，他便說道：

「你把什麼事都推給我，甚至連你自己的女人和孩子們的素服，穿得怎樣了，也不去看看。」

王二冷笑着，靜靜的說：

「祇有你親手做的事，才覺得滿意，那麼還有誰高興做什麼事呢？我和我的女人都很知道，世上除了叫你做主管以外，再沒有什麼事能使你和你的女人高興了。所以我們爲要使你們高興才什麼也不管的。」

所以即便是在王龍的喪事中，他的二個兒子仍是互相爭論。這一部份是因爲他們二人互相暗地裏在煩惱着，因惱他們另外的一個兄弟直到現在還沒有回來。而各人又互相因這件事而譴責王二沒有給送信的人足夠的錢，使他可以遠去找到他們的兄弟。王二埋怨王大拖遲了一二天功夫不差人去報信。

當天在這全所大房子的紛擾中，祇有一個是眞真冷靜的人，那便是梨花。她穿着素服，僅次於荷花服裝一級，靜靜的坐在王龍的棺材旁。她清早便把自己穿着好，還替啞女兒也穿着好。這可憐的啞子並不注意到什麼，看見自己身上穿着新衣服，祇是不住地笑。她覺得很是奇怪，並且穿着也不舒服，所以總想把它脫下來。但是梨花給她一塊餅乾，又看見她手裏玩着紅布，便百般哄騙着她。

至於荷花，她也從來沒有經歷過像今天這樣的大事。因爲在上轎的時候，她連坐了好幾頂轎子，都坐不進。她的身子現在變得臃腫不靈，她嚷着：「一頂都不適合乘坐。爲什麼現在轎子都做得這麼小？」她又怕不能參與這樣盛大的出殯的行列，一陣着急，便哭出來了。正在這時候，她看見滿身素

• 們子兒 •

服的啞女兒，荷花便找她出氣，埋怨王大道：

「什麼——這東西也去送殯麼？」她又說在這樣忙的日子，這啞子該留住在家里。

但是梨花却柔和而堅決地說道：

「不，老爺曾經囑咐我，永遠不可撤下這可憐的孩子，這是他給我的命令。我能管住她，因為她很能聽我的話，我們倆決不會麻煩誰的。」

王大事情正在忙不開，便把這事丟下了。他有許多事情要做，並且還牽念着有許多人在等着舉殯。看出了他的焦灼，那些抬轎的人便抓住了需索的機會向他要求額外的酬勞；抬棺材的也在嚕囂這具材是如何的重，抬到墳地又是如何的遠；看熱鬧的都從城裏來，像潮水一般的湧進到庭院裏來，到處張望着看有什麼可看的。這些事以外，還加上王大的女人不斷的責罵着說：事情都沒有舒齊妥當。因此，王大在人叢中擠來擠去，淌着汗；甚至他雖然叫得聲音發啞，却沒有一個人注意他。

沒有一個人知道他們能不能把喪事在今天料理定當，但是一件最湊巧的事，便是王三忽然從南邊回來了。在這最後的一刹那，他竟來了。他們每個人都凝望着他，因為自從王龍娶了梨花以後，他們便沒有看見過他。他已有十年不回家了。不，他從那天突然的離開了家，便不再回來了。他離家時還是一個粗野易怒的孩子，他的眉毛濃黑地在眼簾下，他在懷恨他父親的情感下離開了家。現在他已是一個成年人，身材比王大王二都高大，他已改變了樣子，要不是爲了他的眉毛依然緊鎖，他的嘴唇依然粗暴的話，大家或許會不認得他了。

他穿着軍服來到門口，但是王三穿的並不是普通的軍服。衣袴都是黑色細布做的，上身有着鍍金的扣子，腰間掛着套有皮鞘的軍刀。在他身後跟着四個兵，每人肩上揹着一枝鎗。四個人樣子都還不差，除了其中有一個是缺嘴以外。他自己也是和其他幾個人一樣，強壯而結實。